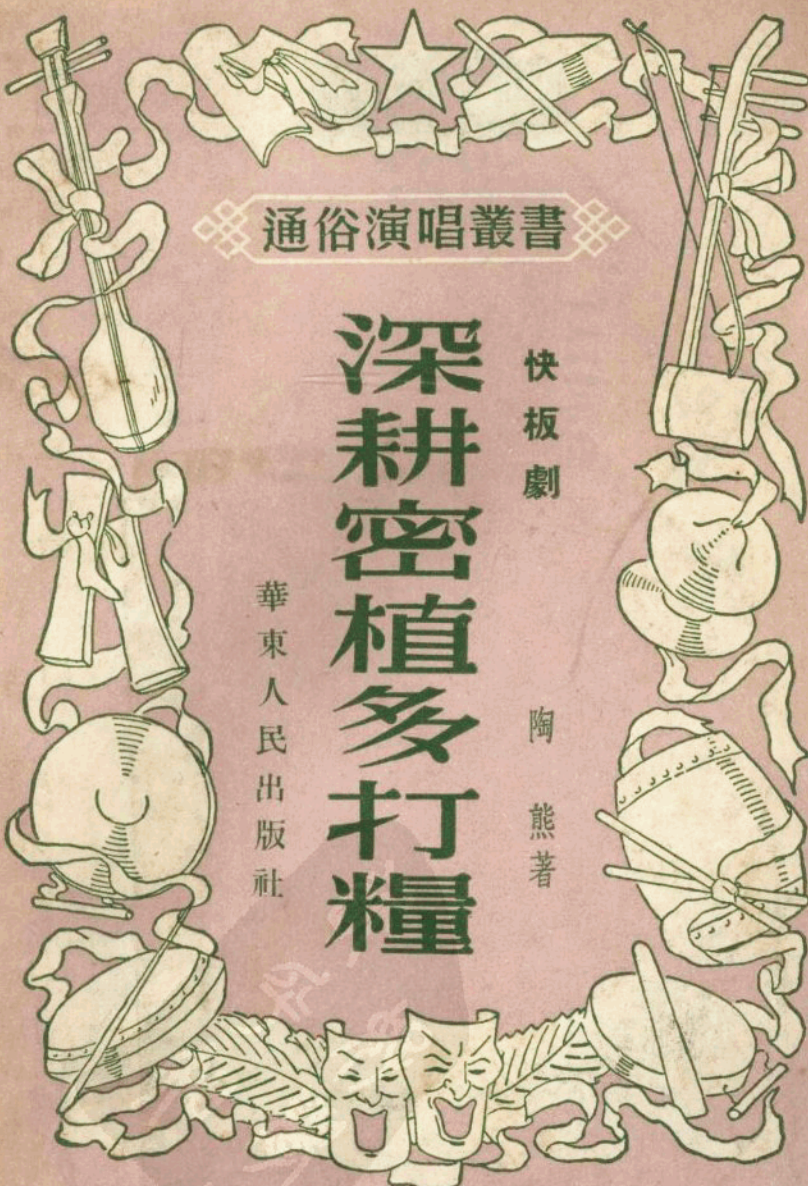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通俗演唱叢書

深耕密植多打糧

快板劇

陶熊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通俗演唱叢書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三隻雞 (越劇) | 邵慕水改編 |
| 組織起來大生產 (地方戲) | 孟樹遠著 |
| 互助大豐收 (小調劇) | 彭 拜著 |
| 美滿姻緣 (越劇) | 孫 旭改編 |
| 婚姻大事 (越劇) | 傅 駿著 |
| 婦女代表 (滬劇) | 李智雁等執筆 |
| 家信和喜報 (滬劇) | 宗華等執筆 |
| 老剛入社 (鼓詞) | 周榮賢改編 |
| 婚姻自主 (鼓詞) | 吳 均編 |
| 賣雞蛋 (地方戲) | 王亞夫著 |
| 蘭英改嫁 (鼓詞) | 湯茂林著 |
| 新媳婦 (地方戲) | 彭 拜著 |
| 劉老漢賣糧 (地方戲·相聲) | 爾鑑·朱亞明著 |
| 把餘糧賣給國家 (地方戲) | 梁蔚錦·承新平著 |

書號：滬 995 (109—79)

深耕密植多打糧 · 快板劇 ·

著 者：	陶 熊
出版者：	華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上海福州路五四號
發行者：	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南京西路一號
印刷者：	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 1—25,000
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

定價 1,000 元
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時間 一九五二年。

地點 江蘇某地農村。

人物 張金寶 二十二歲。互助組長。(簡稱張)

張父 五十歲。(簡稱父)

張母 四十八歲。(簡稱母)

老王 五十歲。單幹農民。(簡稱王)

第一場

時間 春耕前。

地點 張金寶家。

佈景 左門通外面，右門通裏屋，靠後牆有張方桌，桌子周圍有凳子。牆上有毛主席像，靠牆放了一些農具。

開幕 張母在縫補襪子。張父臉帶笑容從外面進來。

母 什麼事這樣高興？

父（快板）急忙叫聲金寶娘，一樁大事對你講：

老王向我來挑戰，生產上面比高強，

看誰莊稼長得好，看誰秋收多打糧，

我十拿九穩贏了他，教他舉手來投降。

母（放下針線）人家王大伯是種田老手，你能贏他嗎？

父 噯！（快板）

怎麼說出這種洩氣話？難道西天還會出太陽！

哪個不知我種田有本領，村中人人說我強。

好比是，三隻手指拿田螺，贏那老王真穩當。

母（快板）犁田耙土算你好，車水上肥數你強，

落種插秧你有經驗，就怕你腰酸背痛骨頭硬。

父（快板）說我老，我不服老，黃忠八十耍大刀，

哪個和我交交手，教他比一遭來輸一遭！

（夾白）嘿！我是互助組員，他是個單幹戶，他怎麼能跟我比！（越說越興奮）

（快板）先不說，互助好，就說我兒張金寶，

他年輕力壯真能幹，種田本領學得好，

只要金寶出把力，保險老王要輸掉。

母 好了，不要一相情願了，等比贏了再說吧，金寶昨天到區裏開會，現在也該回來了。怎麼還沒有到

家？

父 金寶又不是三歲小孩，你擔心他摸錯路嗎？

母 哪個做娘的不關心孩子啊！他說是去一天的，怎麼去了兩天還不回來？

父 他當了互助組長，事多人忙，多耽擱一天半天也在理啊！他不去開會，怎麼能搞好互助組？

〔張母無話可說，又拿起針線補襪子。外面有人趕雞聲，雞被趕得飛起來叫着。〕

母 （拾起頭）誰在趕雞啊？

〔金寶由外面進來。〕

母 金寶回來了！

張 娘，我在區裏多耽了一天。

父 再不回來你娘要打着燈籠去找你了。

張 爹！（快板）

我在區裏開了會，又到農場去參觀；

農場採用新技術，產量提高五成半。

父 （快板）農場情形怎麼樣？你快細細從頭講。

張 （快板）農場新事真不少，待我慢慢說端詳。

父 （快板）那你先講新技術，這個到底是啥花樣？

張 （快板）新技術有好多種，先把主要的講一講：

種子要用鹽水選，秧田要做新式樣；
播種注意落穀稀，深耕細耙做五趟；
插秧要用小株密植法，分期施肥要得當；
耘耥鋤草做得好，秋收一定多打糧。

父 慢點說，慢點說，有的我懂，有的不懂。你說說清楚。

母 不要這樣性急。金寶剛回來，也不讓他歇一歇，就要他說東說西的。等會再說吧。（回頭對金寶）金寶，娘去煮幾個雞蛋給你吃。

張 不要煮雞蛋，娘，就泡碗冷飯吃吧。

母 好，我去泡。（進裏屋）

張 爹，人家採用新技術真不錯，就說〔合式秧田〕吧，秧板都是四尺闊，做得又平又光；秧板四周又挖了一尺闊一尺深的溝，早晨上水，晚上放水，秧苗長得又粗又壯又整齊。你要看到這些秧苗，保你捨不得離開。

父 噢，〔合式秧田〕就是這個啊，從前老輩子講究種田的也是這麼做的，不過沒有做得像你說的這樣講究。

張 我怎麼沒有見過？

父 這麼做多費工，從前一家一戶，缺人少手的怎麼忙

得過來？

張 現在我們互助組裏人手多，今年就可以這樣做，你同意嗎？

父 這是好事情，我怎麼會反對？

張 （愉快地）爹！你不反對，那就好了！

父 好什麼呀？

張 （興奮地）

（快板）剛才還沒到家門，碰到組裏徐大慶，

我說採用新技術，他說「你爹一定不答應」，

現在我爹已答應，我心裏想想真高興。

父 （快板）可笑這個徐大慶，信口胡吹亂彈琴，

門縫裏邊看扁了人，不該說我不答應。

張 （快板）我爹答應就好辦，我可以在組裏做帶頭人。

假使我爹不答應，我這組長就要傷腦筋。

（白）爹同意了用新法種田，我在組裏就好辦了。

父 只要是好辦法，我當然贊成。

〔老王興沖沖地上。〕

王 老張哥，比賽的事情怎麼樣？

父 好嘛，我還怕你！

張 （莫名其妙）比什麼啊？

王 我和你爹比增產，看哪個今年糧食打得多。

張 王大伯，你輸了。

王 動還沒有動，怎麼說我輸了？

張 （有信心地）王大伯，我們互助組是——

（快板）人多手多力量大，你是單槍匹馬單幹戶，

你和我爹比增產，十有九成是你輸。

王 （也很有信心地）

（快板）不怕你們人手多，農忙我把短工喊，

我起早帶晚勤勞動，定要和你們比比看！

父 （快板）老王哥還是免了吧！——

王 （快板）莫非你要掛免戰牌？

父 你真的要比一比？

王 怎麼不比？說了就要算數！

父 老王哥，我倒是爲你着想，你要比就比吧。

王 我還要提出幾個條件！

父 不論什麼條件，我都答應。

王 （高興地）我請人把條件寫在紙上，再給你看！（欲走）

張 王大伯，我們組裏今年採用新法種田了，我看你也採用新法吧。不然，你真的要比輸的！

王 我不相信什麼新辦法，我就憑我的老經驗。（向張父）我走了，等一下再來找你啊。

父 好。

〔老王興冲冲地下。〕

張 王大伯這個人真固執，看他這回是輸定了。

父 是啊，他就是這個強脾氣，到現在還不肯參加互助組。

張 （忽然想起）爹，我還有幾件事忘記問你。

父 什麼事啊？

張 還是新法種田的問題，我家今年準備用鹽水選種。

父 這我倒已經聽說過，用鹽水選種比用清水選好，我贊成。

張 那深耕你也贊成了？

父 深耕？

張 對！就是要比過去耕得深一點。我打算，今年耕四寸半深！明年再耕深一點。現在有的人家耕到六寸深了。

父 這個我不贊成。

張 你別的都贊成，這個倒不贊成了？爹！

（快板）若能深耕四寸半，根深葉茂糧食增。

父 (打斷金寶的話)你懂得什麼?深耕有困難!

(快板)深耕好比開荒地,荒地土生沒有勁!

張 (快板)深耕不是開荒地,開荒哪能比深耕;

深耕爲了稻根扎得深,好處多得說不盡:

稻稈長得粗,發棵真來勁;

倒伏可防止,保險把產增;

叫聲我的爹,顧慮不該應。

父 (快板)深耕固然有好處,做事總要量力行,

(夾白)我家的地硬,耕得深要多費人工,再加上肥料又少——

(快板)種種困難說不盡,沒有辦法來深耕。

張 (快板)有困難,想辦法——

父 (快板)什麼辦法不辦法,這些空話不必談,

我的經驗比你多,勸你不要找麻煩。

(白)金寶,我說一是一,好辦的就辦,不好辦的就不辦,你也不要再挖空心思瞎想了。

張 (快板)爹爹你說不好辦,我說沒有大問題。

缺人工,沒關係,組裏人工可調劑;

少肥料,多積肥,還有貸款可以借;

這些事情我負責,爹爹你說還有啥問題?

父 唉！小伙子做事總是橫衝直撞，一相情願。我問你：人工要不要出工分？借的肥料貸款要不要還？哪裏來這些錢？

張 多打糧食不是有錢了嗎？

父 糧食打不多，不就賠本了嗎？賠本的事我不幹！

張 （急）深耕可以增產，保證不會賠本。

父 你拿什麼保證？小伙子專門做沒根沒攀的事。

張 爹，你怎麼說沒根沒攀？農場裏試驗過了，確實能多打糧食。人民政府也號召這樣做，難道你不相信政府，不相信農場嗎？

父 不是不相信，人家有條件，我家沒有條件。

張 爹，你種了幾十年田，有的是經驗，這一點我知道。我在區裏開會，區長也說：推廣新技術要根據當地的情況，並且要和老年農民的經驗結合起來。你自己也知道深耕是好的，就是顧慮太多。你怕秋收不增產，抵不上工本，還不出貸款，又怕碰到三旱四澇年成不好。可是，只要多打了糧食，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嗎？

父 那就這樣吧：今年耕四寸深，到明年再看情形，可以深耕就深耕。你看好不好？

張 這樣不好！

父 有什麼不好呢？

張 這就是保守。

父 （生氣地瞪着眼）誰保守？

張 徐大慶說得一點不錯，你就是這樣！

父 （大聲）胡說！

〔張母急急忙忙地端了泡飯上。〕

母 什麼事啊，什麼事啊！剛才還談得好好的，怎麼吵起來了？

〔張父和金寶兩人各坐一端，低頭不響。〕

母 （向金寶，快板）你爹脾氣躁，性子急，

講話沒有好聲氣，

講過聽過也就算，不要記在肚子裏。

（又回頭向張父）

兒子已經成大人，有了意見可討論，

爲啥不好好來勸導，動不動就要瞪眼睛！

父 （狠狠地對張母）

（快板）事情沒有弄靈清，你老太婆還是少做聲！

幫着兒子怪別人，你知道金寶要做啥事情？

母 （眼睛一翻）還不是開會啦，學習啦。

父（對着張母）呸！

（快板）他要把熟地來深耕，瞎花人工瞎花本，
我對這事不贊成，他就跟我把氣生。

母（回頭對金寶）啊呀，金寶啊！

（快板）你父生產有本領，遠近村子都聞名，
什麼深耕不深耕，應該同你父親來討論。

張（快板）我爹生產雖然好，可惜他是老腦筋，
不肯採用新技術，甘願做個落後人。

父（見金寶批評他，生氣地）什麼，我是落後人？

（快板）罵聲金寶小畜生，開口就把老子來批評，
把你養到這麼大，你對老子不孝順！

母 好了，好了，這樣像啥，不要吵了。（張父和金寶兩
人生氣地都不開口）

〔老王手裏拿着一張紙興沖沖地上。〕

王 老張哥，老張哥！（覺得氣氛不對，四面一看）咦！怎
麼了？

母 父子兩個頂嘴。

王 爲什麼事？

父 不要談了，氣死人！

母 還不是爲了生產，又是什麼新技術舊技術的！

王（輕描淡寫地）算了算了，牙齒和舌頭還有碰痛的時候，一家人嘛，總有個長長短短的。生產，還不是這麼老一套。來吧，老張哥，我把比賽的條件都叫人寫上了。

父 不比了。

王（一楞）爲什麼？

父 不爲什麼。

王（滿臉笑容）來吧來吧，先到我家裏去坐坐，平平氣。
（拉着張父出去）

〔金寶很生氣地，但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，站起來就往外走。

母 你到哪裏去啊？

張 去通知組員開會。

母 你剛到家，開什麼會啊？（看到泡飯）哎喲！你泡飯也沒吃，要涼了，吃了再去吧！

張 不吃了！唉，真難辦，這個推廣新耕作法的會可難開了！（邊說邊下）

〔張母望着金寶背影，顯得束手無策。

——幕閉——

第 二 場

時間 插秧時。

地點 佈景同前。

開幕 早晨。張金寶、張父、張母都剛起來。張母準備燒早飯。張父和金寶在穿草鞋。

張 爹，田裏的秧苗你昨天去看過了？

父 我哪一天不去看，每天都要去看一遍。

張 你看秧苗長得好不好？

父 這還有什麼話說，秧苗長得又粗又整齊。這全是鹽水選種，合式秧田的好處。

張 是啊，要是照老辦法那樣選種、做秧田，秧苗休想長得這樣好！爹，人民政府號召我們做的事，不會錯的。

父 不過，這也是靠人工多，要不是互助組，獨家獨戶的哪來那麼多人手啊！

張 就看王大伯的秧苗，又細又矮，比我們互助組的差得多了。

父 這個老頭兒就相信自己，不相信別人。

張 明年他就相信了！

〔後台傳來互助組員叫金寶聲：「金寶！起來了沒有？下田了！〕

張 噢，來了！（紮上腰帶，捲捲褲腿，準備走）

〔張母用圍身擦着手，上。

母（看到金寶欲走，順手把牆上掛着的涼帽取下給金寶）把涼帽戴上。

張（接過涼帽，戴上）爹，我們今天插秧，你也去吧？

父 我知道，就去。

〔金寶心情愉快地下。

父 這孩子真是個強脾氣！

母 這幾天又高興了。

父 還不是答應他深耕了，才高興的。（紮緊腰帶，捲起褲腿）我的涼帽呢？

母 在這兒。（從牆壁上把掛着的涼帽拿下，給張父。張父接過涼帽戴上，下）

〔張母拿掃帚掃地。老王急匆匆地跑上。

王 老張哥！

母 走了。

王 哪兒去了？

母 下田插秧去了。

王 他老胳膊老腿真行啊!

母 你沒下田插秧嗎?找他有什麼事?

王 我也打算今天早上插。找他有事情。老張嫂，金寶的互助組真行，秧苗長得這樣好!

母 (高興地)金寶種田跟他爹一個樣。

王 比他爹行。

母 (更高興地)真的?

王 是啊。噢，我到田裏找老張哥去!(下)

母 (愉快地)

(快板)人人都誇金寶行，金寶種田實在有本領，
養了這樣好兒子，我越思越想真稱心，真稱心!

[張父從田裏回來。他褲腿捲得高高的，腿上的泥還沒有洗去，
繃着臉進門，很生氣地把涼帽往桌上一扔，坐在凳上，一聲不響。

母 怎麼了?出了什麼事?

父 (一聲不響，低頭生着悶氣)

母 好好的去幫着插秧，怎麼一下又回來了?

父 (大聲)都是你的好兒子!

母 好兒子又怎麼了?

父 (怒氣未消地)嗨!金寶啊!他做事獨斷獨行，前天